

西藏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跟踪调研实录

萨仁高娃

自 2011 年 3 月，阿里地区成立古籍普查保护领导小组，以阿里地委行署名义下发《关于印发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阿行办发〔2011〕11 号），全面安排部署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以来，阿里地区七县均制定各县古籍普查保护实施方案，并成立古籍普查领导小组，组成八个古籍普查队和一个督查队，落实普查经费，全面启动全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在地委、行署、文化局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全地区普查队员的艰辛努力下，历时六个月，大致完成了全地区七县 73 座寺庙和地区档案馆、藏医院等共计 75 个古籍收藏单位和 20 位私人收藏者的古籍普查工作，共普查登记 2000 余函古籍，拍照 8 万多幅书影。并在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进行了数据录入、整理、校对、图片剪切等工作。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已走在全区前列，在 2011 年全区文化现场工作会议上得到领导的好评。同时，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作为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典范，得到国家文化部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的关注与重视，在文化部所下达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援藏项目中，特别列出了西藏阿里地区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出版事宜。

为此，应阿里地区文化局邀请，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一行三人在阿里地区文化局古籍办工作人员陪同下，对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进行跟踪调研。此次调研目的有三：一为补充已普查登记目录所缺信息；二为补充新发现古籍；三为考察古籍保存保护环境。鉴于海拔高、气候寒冷，加之古籍量少等原因，此次调研未达东三县，即革吉县、改则县、措勤县。利用 10 月 14-24 日 10 天时间，对阿里地区西四县（即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部分古籍馆藏点进行了跟踪调研与考察，对馆藏点的古籍进行了登记拍照，考察普兰科迦寺袋子散装古籍。目睹札达皮央遗址、香孜遗址堆积如山毫无整理可言的珍贵古籍，笔者感受了阿里古籍人艰辛而敬业的工作状态，不免感动而心痛。通过此次考察，对部分已普查登记目录补充了新信息，并增加了新发现古籍 82 部的登记信息与照片，同时，我们对保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状况有了充分认识。

一、普兰县

我们考察的第一站为普兰县。普兰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

山南侧的峡谷地带及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

根据 2011 年普兰县古籍普查目录，古籍存量共计 934 部，涉及馆藏点有 12 座寺院。因此次时间紧张，很难对每个点都实地调研，故将补充此 934 部古籍相关信息的任务交由普兰县文广局副局长、古籍工作人员石琼先生。我们一行则直赴科迦寺，考察该寺袋子散装古籍的保存现状。

科迦寺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村，公元 996 年由大译师仁钦桑布创建。科迦寺是普兰县大寺，历史悠久，在当地享有盛名，每年都有阿里地区札达、噶尔等县及境外尼泊尔的信徒前来朝拜。“文革”期间，寺院文物、建筑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建筑被毁，殿内塑像、壁画受损严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对古建筑陆续进行维修，修复了玛尼拉康等建筑。2001 年 6 月 25 日，科迦寺作为公元 996 年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 年左右对寺庙进行维修时，从原址墙缝里发现大量珍贵古籍。因古籍人员缺乏，保存条件不成熟，这些从墙缝里发现的珍贵古籍只能装入塑料袋、堆积在仓库一角，大小袋子约有 10 余袋。近几年，寺庙人员陆陆续续对散装古籍中稍微完整部分进行整理，目前已整理出 16 包，多为不完整的《甘珠尔》《丹珠尔》部分。整理出的此部分古籍已在普查登记目录中。



图 1：科迦寺的袋装古籍散叶

我们一行，将一袋古籍倒在地毯上，随手抽出一刻本，便发现其为“元”字排帙号的元刻本，这些袋装散叶的珍贵可见一斑。该元刻散叶为“元”字第五十四叶内容，与拉萨市尼木县发现的元刻相同，均为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仪轨》。据行款等分析，两者应为同一批刻本，极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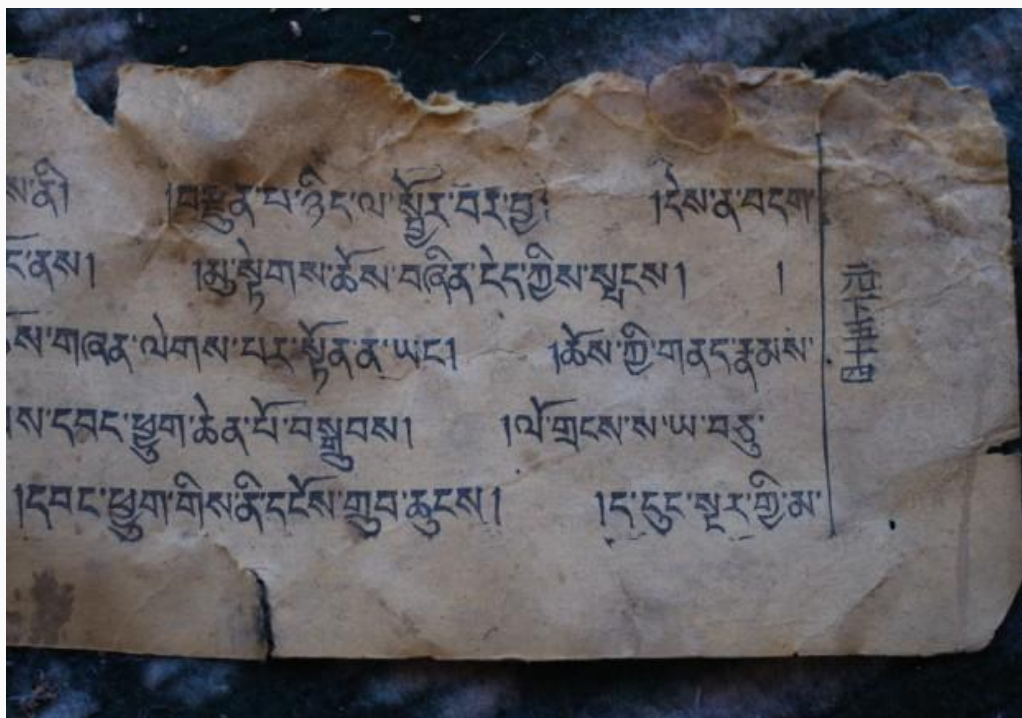


图 2：元刻《三律仪轨》散叶

该寺墙缝里还发现一件寺志片段，记录了蒙古后裔在阿里地区四处作乱时该寺为安全起见携古籍逃难的过程。

如此珍贵古籍，得不到整理与保护，甚憾。成立抢救性项目全面整理与保护该寺古籍实在刻不容缓。

贤柏林寺为普兰县另一较大寺庙。2010 年古籍普查时，登记该寺有一件古籍。此次调研，再次光临此寺，却无新发现。

嘎东拉康寺在原普查目录中登记有 17 部。但是西热桑布主编的《西区名寺古籍目录》（民族出版社，2010 年）中却记录该寺藏有 49 部古籍。为此我们特地赶到嘎东拉康寺核实究竟。结果发现，普查目录中为每包中的某件，而《西区名寺古籍目录》所收为每包中的每一件，即细目。由此判断，嘎东拉康藏有 17 包古籍，内含 49 部书籍。文革时期，该寺遭到严重破坏，僧侣为避免古籍遭毁，将古籍携带至尼泊尔避难，后又将古籍带回该寺。但，目前此部分古籍已列入尼泊尔文物目录中。如今该寺尚无僧人，亦无任何保管措施，故所属古籍由村民轮番保管，其安全与命运正面临严重挑战。改善该寺古籍保管条件、对其进行完整

的普查与登记、尽快公布材料并明确其归属问题，已不容踌躇。

二、札达县

离开了普兰县，第二站便是札达县。札达县一共有 39 座寺庙，而经普查发现有古籍的寺院共计 17 座，另外还有 2 处私人藏家，共普查 218 函，内含多部以包为单位登录者，故数量并非十分精确。因札达县古籍馆藏点较多，我们只有时间对托林寺所藏 11 叶蒙古文古籍进行了扫描。而对已普查登记另需补充图片或者版本信息的古籍，我们只能将相关工作托付给札达县文广局的洛丹局长。随后，我们主要考察了皮央洞和香孜寺散堆古籍。

据考古调查发现，札达县皮央遗址至少可以上溯到以佛教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古格王国时期之前。皮央寺原址同于科迦寺，始建于公元 996 年，至 11 世纪初期又得到改建和扩建，成为古格王国早期象泉河北岸的重要佛教中心。约 12 世纪中期，古格王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皮央也曾一度成为与建在札布让的古格都城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中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晚期。1630 年，随着古格王国的灭亡，皮央也作为古格的属地，陷落于拉达克。直至 17 世纪，拉达克占领军被五世达赖派遣的军队驱逐出境，阿里三围纳入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统辖之下。因历史的颠沛，皮央洞窟逐渐遭到遗弃。目前，皮央遗址总面积逾万平方米，由佛殿、石窟、佛塔等组成。遗址中的洞窟粗略统计有 2000 孔左右。杜康位于遗址东侧的山坡上，现为皮央遗址的经堂，收集遗址上洞窟中散落的各类古籍。目前，遗弃的洞窟中仍随处可见古籍。



图 3：洞窟中散落的被遗弃的古籍及收集散叶所用的麻袋



图 4：用石头封存的洞窟入口

为防止古籍被随意偷盗或流散，周围村民将部分洞窟用石头封存，里面的古籍状况不得而知。几年前，部分洞窟中搜集到的大量古籍都堆放于杜康。虽然对其进行过整理，但所余者，仍堆积如山。而且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堆放在杜康的这些古籍其实仅占皮央遗址古籍的一半。

对皮央洞古籍设立抢救性项目、全面清理洞窟并进行整理与保护，仍迫在眉睫。

如果说皮央遗址的古籍保存及整理现状让人忧心，那么札达县香孜遗址的状况则使我们触目惊心。香孜遗址位于札达县香孜乡香孜村北面约 530 米处，因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故成为千年古刹托林寺堪布的夏季所在地，距今已有 700 余年历史。由于遗址废弃年代久远，所存大部分古籍均为散页，其内容多为《八千颂》之类。部分古籍用金汁、银汁、铜汁、白海螺汁、绿松石汁等不同的墨水书写在藏纸上。2002 年起从遗址周围洞窟中收集的散落古籍只在简陋的仓库中堆积存放，急需成立抢救性项目，使珍贵古籍得到应有的保护与整理。



图 5：临时存放散落古籍的经堂——杜康



图 6：香孜遗址中堆放的古籍散叶

三、噶尔县

离开了札达县，我们下一站是噶尔县。噶尔县狮泉河镇为阿里行署所在地，海拔 4300 米。2011 年阿里地区古籍普查中，噶尔县有 2 座寺院 3 家私藏，共普查得 160 函古籍。但是，这些目录信息存有问题，即所提供的开本或版框尺寸均为古籍的天头、地脚尺寸，不合实际，所以要对 160 函古籍要重新进行量尺寸。这项繁重的任务我们托付给了噶尔县文化局局长罗布边巴。同时，我们考察了扎西岗寺和典角村私藏情况。

扎西岗寺原普查只有 3 件，我们到寺里才发现当时是从大包里选出 3 件来登记拍照的。因此，我们利用一天时间，对扎西岗寺所看到的古籍进行了整理、登记、拍照，最终整理出 41 部。在此寺也看到了用袋子装盛的散叶古籍，因时间太紧，未能来得及协助整理。其实，如此散装、散堆的古籍在西藏比比皆是。所以，西藏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图 7：笔者清点古籍的工作照

典角村私藏有两家：

第一家为次仁久美私藏：2011 年普查有 2 件，此次考察发现为 2 包，因此把 2 包全部打开，重新整理、登记、拍照，整理后得到 8 件。

第二家是多布杰私藏：2011 年普查有 5 件，此次考察发现仍有多包，这次补充整理、登记、拍照后得到 15 件。

四、日土县

我们在阿里的最后一站是日土县。日土县位于西藏西北角，临界新疆，海拔仍是 4300 米。2011 年普查当中日土县有 1 座寺院——伦珠曲典寺，共普查 76 函古籍。我们这次调研直奔伦珠曲典寺，核实该寺古籍，发现 76 件中的 2 件为 2 大包，因此对 2 包重新整理、登记、拍照，重新登记为 18 件。



图 8：笔者在伦珠曲典寺清理古籍，重新登记

几年前对该寺进行维修时，从金顶发现大量古籍，为防止日晒雨淋，寺庙僧人把这些古籍放入经筒，存在寺外一个角落里。此外，该寺也存有不少袋子散装古籍，其中不乏珍贵古籍。

至此，我们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跟踪调研就结束了。一路下来，有以下感受：

1、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加大投入和力度。目前所普查的数量多以包为单位，还要加大力度，继续普查登记；

2、阿里古籍工作人员艰辛而敬业，需要大力宣传和鼓励。他们所完成的普查工作，基本都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如果没有对古籍工作的执着和敬业精神，很难做到。所以希望对他们的工作加以肯定，同时也要鼓励，加大宣传；

3、阿里古籍保存环境极为恶劣，需要尽快立项整理保护。普兰县科迦寺、札达县皮央遗址、香孜遗址等等散装或散堆古籍，使我们触目惊心。希望这些濒临消失的古籍，能够引起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关注，能够尽快成立抢救性项目，实施整理保护工作，使珍贵古籍得到应有的保护，使古籍保护项目真正起到作用。